

开杂文新生面的鲁迅

王积彬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书丛



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书丛

开杂文新生面的鲁迅

王积彬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沈阳

(辽)新登字第9号

纪念鲁迅逝世60周年书丛

开杂文新生面的鲁迅

王积彬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本钢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42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责任编辑:蒋秀英

装帧设计:王笑勃

电脑制版:胡海涛

责任校对:恽书文

ISBN 7-5610-3047-9

G·1018 定价:22.80元

序《开杂文新生面的鲁迅》

——一部杂文作家笔下的鲁迅杂文研究专著

李 春 林

我与积彬同志神交已久，那还是1987年冬，彭定安先生要我写一篇关于辽宁鲁迅研究状况的综述，特别提到辽宁有三位业余从事鲁迅研究的人，其中之一就是积彬同志。初次见面则是1995年夏筹备省鲁迅学会丹东年会之际。这时，我才知道他还是一位成绩不菲的杂文作家，并在以后得到了他的两本杂文集，更有他的由彭定安先生作序的专著《鲁迅论怎样做父亲》。现在，他的又一专著《开杂文新生面的鲁迅》终于付梓，这自然是极令人高兴的事；但积彬要我为之作序，这使我甚感惊恐：我何德何能，怎敢为积彬大作写序？推辞不过，就算作为此书的第一个读者，写点感想，算是收于被评之书内的书评吧；至于序，实在不敢

当。

关于鲁迅杂文研究,成果甚丰,专著亦有多种。积彬同志此书,则与众不同:他是以双重角色进入主体研究状态和客体研究对象的,既是鲁迅学的一位研究者,又是一位作家,且是杂文作家。作为研究者,他将鲁迅作为一位世界文化伟人,中华民族灵魂来观照,由鲁迅杂文创作进而及于鲁迅整体(论著题目不取通常的“鲁迅杂文研究”类型,而取“开杂文新生面的鲁迅”,将“鲁迅”一词置于核心地位,似乎也有此种寓意),这里不独有鲁迅杂文艺术世界的诸多的景观,纷呈的异彩,更有鲁迅自身的思想与灵魂在。所以,他对鲁迅杂文的研究,许多地方是粘着于鲁迅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进行的。请看这样的章节标题:“敢在地狱边缘采摘曼陀罗花的无畏胆略”、“血荐轩辕铸民魂的赤子之心”、“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德操”、“敏于行,终生执笔创作不辍的韧性精神”……此处分析的绝非单是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而是一代伟人的灵魂光彩。这些地方可以作为鲁迅“别传”,另一种方式的“心灵的探寻”来读。

作者又围绕本书主旨,设计了科学的研究体系:鲁迅杂文的历史地位(即“杂文因有鲁迅而侵入文学殿堂并日显其斑斓”),鲁迅杂文特质(即“难以比肩的鲁迅杂文之基本特征”),鲁迅杂文写作艺术(即“杂文以独创为贵”),三大部分成为有机整体。第一部分视野较为广阔,有些地方甚至带有以鲁迅为辐射点的中

国现代杂文史论乃至中国杂文史论(由古代至现代而至当代)的某种质素;第二部分有较强的系统性与理论概括力,以“时效性”、“战斗性”、“爱憎性”、“辩证性”、“典型性”、“深刻性”这“六性”较为全面地揭示了鲁迅杂文特征;第三部分则更能显示此书的特点:活泼灵动、分析细密、对鲁迅杂文标题艺术、开头艺术、结尾艺术、修辞艺术、文体形式等许多方面进行了酣畅淋漓的论析。这种精细的考察,似乎表明他对鲁迅杂文写作艺术有着深切的会心——积彬同志本人正是一位杂文作家。我觉得,他是先学鲁迅,后写杂文(彭定安先生就对我说过,积彬的杂文很有鲁迅风,只是尚未达到鲁迅那样深刻。我以为,此种评价是相当高而又相当客观的),而在写杂文的过程中,又不断学习鲁迅。所以,他的关于鲁迅杂文写作经验的总结,既符合鲁迅杂文创作的客观实际,又浸渍着他本人学习鲁迅风写作杂文的独特感悟。鲁迅认为既能进行创作又能进行文学批评的人是不多的。积彬同志堪称这不多者族的一员。

事实上,整本著作都是不独以研究者,更是以杂文作家的角色撰写的,因之全书都染有杂文风格。他以富有机趣的语言,进行严肃认真的学理探讨,文笔犀利,妙喻连篇,时能一语破的,如说“时代是杂文的产床,战斗是杂文的接生员”,以极简约的文字而又极形象地道尽杂文与时代和战斗的关系。在谈鲁迅杂文的当代意义时,更是鲁迅杂文笔法了,其间活跃着鲁迅的思想与精

魂。积彬同志的杂文研究，确实有着浓烈的当代气息——无论是探讨思想抑或艺术，往往针对时下的某些负面现象顺笔一击，因此这种研究本身也带有一定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色彩。有些地方颇富诗情，在论述鲁迅杂文“以性命换真理的战斗性”“情寓事理的爱憎性”等节尤其如此，不独使我们听到了鲁迅当年的心音，也仿佛看到了积彬同志胸脯的起伏。另外，行文多用商讨语风，似乎在与一个潜在的对话者进行交流。这与杜一白先生的《鲁迅的写作艺术》显出同样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增强了这本论著的可读性。

我们辽宁鲁学界，将彭定安先生与杜一白先生看成两面旗帜。他们的研究风格有所不同，我将彭定安的鲁迅研究称之为“诗人鲁迅”，而将杜一白的称为“学者鲁迅”，并且得到了孙世哲等先生的赞同。王积彬的这种重在以杂文作家的视角对鲁迅所进行的研究，又呈另一番风貌。可否称为“杂文鲁迅”或“杂文家鲁迅”？我尚未想好。但他的独树一帜的研究风格，却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再说一遍，此文绝非序，仅是一篇书评，甚至连书评也不配，只是一篇读后感而已。

1997年12月18日于辽宁社科院文学所

目 次

序 言	李春林
开篇话	王积彬
杂文因有鲁迅而侵入文学的殿堂并日显其斑斓 ...	(9)
鲁迅是创造新杂文文体的一代宗师	(11)
用投枪战斗的鲁迅带出大批杂文斗士	(20)
没有鲁迅的奠基与开拓,难有杂文史与杂文学 ...	
.....	(30)
以新的形和色,写出自己的世界	(39)
敢在地狱边沿采摘曼陀罗花的无畏胆略	(43)
血荐轩辕铸民魂的赤子之心	(57)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德操	(70)

敏于行,终生执笔创作不辍的韧性精神	(84)
用生命写成的文章,都是自己的	(106)
难以比肩的鲁迅杂文之基本特征	(119)
感应的神经,合为时而著的时效性	(123)
攻守的手足,以性命换真理的战斗性	(145)
说真话,情寓事理的爱憎性	(167)
权大小,全面看问题的辩证性	(186)
取类型,社会批评的典型性	(201)
创祖坟,文明批评的深刻性	(216)
杂文以独创为贵	(230)
踌躇旬月巧立题	(232)
成功一半在开头	(239)
“言之有物”题路宽	(245)
特别一提结好尾	(251)
达意修辞为动人	(262)
不拘一格创文体	(281)
调味本事在创新	(296)
主要参考书目	(301)
作者小传	(304)
卷后语	(307)

开 篇 话

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作家在世时，文往往因人传，文的命运因作家的命运而命运；作家逝世后，人往往因文传，人的命运因文的命运而命运。而我觉得鲁迅无论是其生前，还是人逝后，人的命运与文的命运虽说多有肯定和赞誉，然而，人因文而受诋，或文因人而遭谤的华盖运现象始终难免。这一现象给人以明确结论：不论是誉也罢，还是诋也好，都说明文如其人，人出其文。不才者如我辈，为能学习师承鲁迅而有点点长进，只有在反复阅读鲁迅杂文中，才能加深对鲁迅的认识和了解。

天年有限的鲁迅在有限的天年中，为世人留下了一笔情真意切，思精见卓，价高值大的精神财富——《鲁迅全集》。不少人爱读他颇有个性的杂文，往往比读他的有魏晋古风的旧体诗，比读他的以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小说更来劲，就因饱含情感写出

的“知人论世”的杂文，幽默风趣又“言之有物。”

从他 1898 年以“戛剑生”之名，写下情意感人的《杂记》，到他离世前两天 1935 年 10 月 17 日，续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56 年的生涯中有 38 年的创作行程。而在 38 年的创作行程中，又把生命大部分耗损在杂文创作上。虽说应运而生的杂文文体，是整个时代集体智慧交融与汇合的结果，但在使古已有之又经创新改造的杂文独立门户，名符其实地成为文学家族中的成员，却是鲁迅之功。鲁迅是现代杂文之父。鲁迅在开创、锤炼和锻造轻便而又得心应手的杂文文体上，“比起荷马之于史诗，莎士比亚之于戏剧，托尔斯泰之于小说来，显得更为重要得多”。伟哉，鲁迅的杂文；大哉，杂文家的鲁迅！

由读鲁迅的杂文，来了解杂文家的鲁迅，更可体验到鲁迅“立着是高山，倒下是大海”。

鲁迅自《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后，一发而不可收，到后来可说与杂文相依为命直至终身。是鲁迅的“执着现在”“赶快做”的入世人生观与文“移人情”、做“为人生”的创作观的和谐统一，孕育和诞生出鲁迅的大杂文。过而存之的一本本杂文集，记下了他“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坟·写在坟后面》）。在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杂文中，熔铸了自己的神髓、心血和生命。“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华盖集·题记》）。借助他那历史教课

书似的杂文和《鲁迅传记》，我们加深了对鲁迅的理解和把握。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人出其文，文如其人。以此来论鲁迅的文和人，是的确的，不为谬也。鲁迅杂文集的那一篇篇遭受劫难而问世的杂文，都是他劳形耗神之后才有的作品。

我们倘从鲁迅所说的“好象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那番话，来看鲁迅遭受劫难而面世的杂文，文中确有他形象的风采，更有感人致深的人格力量在。

敢向世人袒露襟怀的鲁迅，是个真我的鲁迅。

鲁迅认为，创作是“抒写自己的心”（《而已集·小杂感》）。出自作家笔下的作品，应是“心的真写”。他主张“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为击退可诅咒的时代，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这句话之所以被国人所看重，并于文中常常引用，就因这是醒过来的人发出的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那篇篇释愤抒情的杂文，是他“悲喜时的歌哭”。

鲁迅犹如受敲打撞击的真理遂石，遭受的击打越激烈，生命发出的光华越灿烂。

鲁迅自写杂文始，就遭受轻蔑、嘲弄与辱骂，那“杂感专家”称号是也写杂文的人傲然送来的。在造谣中伤，污蔑漫骂，甚至

人身攻击面前，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而鲁迅决不上诱杀者的当，去干蠢事作无谓的牺牲。这也是小小的经验之谈：“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南腔北调集·祝涛声》）这位“杂感专家”不是用稿费去买安眠药片服后自杀，而是买鱼肝油或别的什么，以望延长自己的生命；偏要使憎恶杂感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偏要用杂感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使他爬耳搔腮，热刺刺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偏要在高尚庄严的假面上拨它一拨，戳破假面，甚至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坟·题记》）

鲁迅是彻底摆脱了名缰利索的鲁迅。

“不善跟风”和“不屑学舌”的陈泽群先生说得好：“以出世的襟怀做入世的事业，是许多有为者的共同气质。”（《破涕为笑·反侧辗转心录》）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的鲁迅，正是以出世的襟怀来做入世的事业的。他从社会中得到的是微薄的草料，奉献出的却是益世利民泽及后人的篇篇文章——“牛奶、血”。“……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两地书·九五》）

杂文家的鲁迅，是个人情味颇浓的人。

繁忙的写作，没有使他忘记人间还有至爱亲情：他对母亲和

孩子，有“梦里依稀慈母泪”和“怜子如何不丈夫”的骨肉亲情；是许广平的关心和帮助，使他晚年的杂文创作大丰收，他以诗画相赠；对是助手是生活伴侣的许广平，有“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至爱爱情；他对兄弟，青少年时亲如手足。鲁迅在逝世之前，经常翻阅二弟周作人的文章，是否想起“有弟偏教各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的手足间的怡怡之情？为追悼牺牲的亡友，除写文章外，他有“忍看朋辈成新鬼”的《无题》之作，和“又为斯民哭健儿”的《悼杨铨》一诗，吟诗祭奠，对亡友怀着悲痛离别的无限深情；还在中日两国反目成仇的岁月，鲁迅预言：“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民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对一衣带水的两国友谊，他以心连广宇的襟怀，写下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诗句，为架设世代友好的心灵桥梁而显情深意长。

目标如一的鲁迅，坚韧执著，终生竞技不止。

思索和实践沉重人生而有所得的路遥曾言：“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可以成就某种事业。”鲁迅视杂文如生命，把创作当生活。以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韧劲，锲而不舍，乐此不疲，笔耕不辍。“每作一文，不写完就不放手，倘若一天弄不完，则必须做到没有力气了，才可以放下，但躺着也还要想到。”（350129 致肖军、肖红信）坚韧顽强不歇手地创作，认准了目标就一直朝前走，写出了大时代的纪念碑式的文章来。

敏思践行，鲁迅是有确固不拔的自信力的中国人。

他认为，“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且介亭杂文·运命》）敏于思，他用双肩上的大脑思考人生，而不是用脚底皮去想问题，他对千年古训，也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的观点进行重估，并借狂人之口，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疑问。践于行，“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不妨当个不厌倦做小事情的泥土和石材。

鲁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也是死的随便党里的一名成员。

美国的 D 医师诊断观察鲁迅病体时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据研究《鲁迅日记》并在病历记载写出专题的李绍华同志介绍：日记所记的病情达 550 条以上。几乎手不释卷的苦读与写作，使年轻的他就得了胃痛病，年过 30 开始脱牙，还患有龋齿、牙龈炎等症。积劳成疾所患的气管炎、肋膜炎在晚年加重，肋膜炎复发出严重胸腔积水，气管炎是后期肺病形成的病因。凯绥·珂勒惠支女士，就因想到年令而有以“死”为题材的木刻作品。鲁迅因病想到年令，也是“要赶快做”，“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冯雪峰：《回忆鲁迅》）。他那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的杂文，也同《野草》里的“随时的小感想”一样，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

鲁迅不是偶像，是有血有肉的人间活人。

他不让别人称自己是中国的高尔基，但他却是现代中国文坛上第一人；他不以青年导师自居，但却是地地道道的青年导师；他不认为自己的文章是什么目标或范本，而是前进的桥梁上的一木一石，然而所写的杂文却获得了不朽的资格。他感应时代的脉搏，喜怒哀乐与大众形成一体，他为太炎先生晚年“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而悲哀。他那在病中想到的：“象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的休息之舒适感，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感受。李白有时不要颠，不是尽做诗；拿破仑也倒头睡觉，并不是一味光打仗。“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写作，是鲁迅激昂而又独特的生命状态。弄笔的鲁迅，不能不写作。病乏到无力谈话，无力看书，甚至连报纸也拿不动时，就只好想……然而一有转机仍有作品问世，这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就是死神也难以夺下他手中的笔。

作家的存在就是创作，作品问世是生命力顽强拼搏的产物。犹同蜂酿蜜，蚕吐丝一般，鲁迅为杂文而献身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睡眠、休息，是劳作前的准备。

没有生活的枝叶，就难有生活的花果。

不做空头文学家的鲁迅，在用杂文来使人生价值增殖时，是用生命当笔，以心血为墨来写作的。一遍遍地摩挲与披览鲁迅的著作，由过而存之的文集中，看到的是一个我写故我在的而又以劳形耗神的生命磨损来开杂文新生面的鲁迅；有命就有文，文绝命也枯，文与人不朽，人与文永生。

杂文也是一项事业，是与人生有关的一项严肃工作，有志者为实现人生价值，也可以以此安身立命。

王 积 彬